



黄世仲革命生涯和 小说生涯考论

下

Huang Shizhong, A Revolutionary and
A Novelist

颜廷亮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詹素娟

装帧设计:安 卓

责任校对:史 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世仲革命生涯和小说生涯考论/颜廷亮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

ISBN 978-7-01-010766-0

I. ①黄… II. ①颜… III. ①黄世仲(1872~1912)-人物研究②黄世仲
(1872~1912)-小说研究 IV. ①K827=6②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1611 号

黄世仲革命生涯和小说生涯考论

HUANGSHIZHONG GEMING SHENGYA HE XIAOSHUO SHENGYA KAOLUN

颜廷亮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51 字数:830 千字

ISBN 978-7-01-010766-0 定价:9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黄世仲革命生涯和小说生涯考论

（下）

第十章 革命画报的小说大家

——关于黄世仲与《时事画报》的创办

《时事画报》是晚清时期的民主革命派在广州创办的一种图文并茂的著名文艺刊物,不仅如刊名所示的那样刊登大量绘画,而且还刊登大量诗文、曲艺以及长篇小说等作品。黄世仲与这一刊物有很密切的关系,他的著名小说《廿载繁华梦》和《党人碑》就连载于该刊上。研究晚清文学特别是研究黄世仲,势必不能不研究《时事画报》以及黄世仲与该刊的关系。然而,时至今日,学术界对《时事画报》本身及其与黄世仲的关系,还未完全搞清楚,以致一些并不确切的说法广泛流行而不能得到纠正。故有必要再行考析。

一、《时事画报》在广州

还在1949年以前,就有人论及《时事画报》,指出该刊创刊于乙巳年即1905年,系旬刊。冯自由的《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①、《华侨革命开国史》^②、《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③等著作都是这样记述的。中国人民

① 冯自由:《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革命逸史》第3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1版,第136~156页。

②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华侨与辛亥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16页。

③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杜元载主编《革命文献》第66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4年6月第1版,第259~260页。

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些专家学者更进一步指出《时事画报》创刊于1905年9月。李默《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报刊录》^①和方汉奇等先生编的《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事编年》^②等即如此记述。所有这些记述,在创刊年份上,都是正确的。在月份上呢?也确切无误。问题是:《时事画报》究竟创刊于1905年9月的哪一天呢?

《时事画报》创刊号现在可以查到。遗憾的是,这一期刊物的封面和内页,均未见有关出版日期的记载。这样一来,创刊号出版的具体日期,也就不易弄清了。不过,从一些相关资料,还是可以推知其具体出版日期的。

乙巳七月十六日的《有所谓》报有一篇题为《报界真发达矣》的“羊城访稿”,全文如下:

《拒约报》定七月二十一日出第一期,已登前报。兹又闻八月初旬有二报出世,一旬报,一日报。旬报名《时事画报》,日报名《觉报》,均在十八甫择地云。

乙巳八月初七日的《有所谓》报又有一篇题为《时事画报茶会之纪事》的“羊城访稿”,全文是:

省垣《时事画报》,原潘氏心薇发起,于初五日假座述善学堂,先由潘氏宣告《时事画报》之宗旨及章程。毕,来宾陈氏章甫演说电版之关系于国民,并举法败于普、画普人待法人惨状、卒收感化国民之效以为借镜。并有陈氏、罗氏、高氏等,均陈所见云。

《时事画报》创刊号里页有以《画报茶会》为题的文字一则并配有绘画一幅,其文字如下:

① 李默:《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报刊录》,《新闻研究资料》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第143~171页。

② 方汉奇等:《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事编年》(十三),《新闻研究资料》第2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9月第1版,第241页。

本报于是月初五,假城西述善堂开设茶会。到者二百余人,画界、学界人居其多数,内有女美术家三人。先由潘氏陈说本报宗旨、办法,次由陈君章甫演说图画之关系。后,来宾陆续演说图画之有益于社会,措词均愷切详明。至下午罢会。

从以上几条资料来看,《时事画报》至迟已于乙巳年七月中旬开始筹办,而在乙巳八月初五日尚未正式创刊。不然的话,乙巳八月初五日的茶会上,必然会向与会者赠阅创刊号,而从上述关于茶会的记述来看,并无赠阅之事;创刊号刊登《画报茶会》并配以图画,也说明乙巳八月初五日尚未正式出刊。乙巳八月初五日即1905年9月3日,那么在此日之前《时事画报》尚未问世是可以肯定的。

乙巳年八月二十九日《有所谓》报刊有一则《特告》,文云:

第壹期《时事画报》、第肆期《拒约报》俱已寄到。诸君购阅,快来快来,所到无多也。

乙巳年八月三十日《有所谓》报又刊有一则《特告》,文云:

第壹期《时事画报》寄到后,即日已沽楚。兹经函促,大约九月初一日可到。欲看此报者,祈预来挂号。肆期《拒约报》现存无多,欲购阅者,快来可也。

从这两则《特告》可知,至迟乙巳八月二十九日《时事画报》创刊号已经出版。然而,创刊号不可能是乙巳年八月二十九日出版的。因为,《有所谓》报出版于香港,《时事画报》由广州运至香港是需要时间的;乙巳八月二十九日的报纸刊出《特告》,则《时事画报》创刊号当已于乙巳八月二十八日运抵香港;加上运送途中所需时间,则《时事画报》创刊号出版时间当更早几日。

那么,究竟是哪一天呢?笔者推测,当是乙巳八月二十五日。这是由

于,乙巳八月二十五日出版后,次日可以交邮运港;加上运寄途中所需时日,乙巳八月二十八日可运抵香港,《有所谓》报乙巳八月二十九日也就可以刊出《特告》。不仅如此,而且八月三十日广告云:《时事画报》寄到后,即日已沽楚;兹经函促,大约九月初一日可到。那么,八月二十八日到后当已售完,同日函促,估计九月初一日可到。从八月二十八日到九月初一日,恰好正与八月二十六日到八月二十九日相同,均为4天。另外,《时事画报》今存者的出版日期,除了因小月无三十日而致出版具体日期略有变动外,凡标明具体日期者,基本上都是全年或连续多期逢五或逢十出版,似乎编者对这两个日子有特殊的兴趣。^①

当然,这还只是一个推测。这个推测是否可信呢?有资料可以旁证,这个推测大致是可以成立的。资料之一是《有所谓》报关于《时事画报》第2期已运抵香港的一则启事,其文云:

第二期《时事画报》已到。有心购阅者,速来可也。

这则启事见于《有所谓》报乙巳九月十三日。既然如此,那么《时事画报》第2期当已于乙巳九月十二日运抵香港。《时事画报》这一期的出版时间,在该期封面上是标出了的,所标为乙巳九月初十日。如果这一期在出版的第2天运寄香港,那么在路上的时间共约两天,比本文上面所说创刊号由广州运抵香港路上的时间少了一天。这似乎于笔者的推测的可信性不利。然而,从广州运抵香港,路上的时间未必一定共约三天。即使一定共约三天,那也不妨碍笔者推测的可信性。因为,《时事画报》创刊号上还刊有一则启事,其文云:

本报创刊伊始,诸凡未备,深用抱歉。以后当陆续改良,以副诸君

^① 《时事画报》乙巳、丙午、己酉本来阴历逢十出版,但若某月是小月,则可能提前到二十九日或推后到下月初一日出版。又比如,丙午年似是阴历逢十出版,但今见之第7期和第23期却分别标明出版日为三月十一、七月二十五日,不知何故。但这种例外的情形并不怎么多见,一般还是阴历逢五或逢十出版的。

之望。第二期展限初十日出报,阅者谅之。……

在创刊号上刊出这样一则启事,看来创刊号出版之时第2期的编辑出版已在进行,但大约不能按照预定日期出版,故云“展限初十日出报”。既然说“展限初十日出报”,则完全有可能初十日以前已经印制完成,而封面上仍标曰乙巳“九月初十日”出版。这也就是说,很可能九月初九日已印制完成。如此说大致不误,那么这一期就可以于九月初十日运寄香港。当然,也有可能是九月初十日上午印制完成的。如此说大致不误,那么这一期仍可以于九月初十日下午运寄香港。而无论是九月初九日还是九月初十日上午印制完成,总之,九月初十日都完全可以运寄香港,从广州到香港运寄途中的时间正好共约三天。由此也可以说明,笔者对创刊号出版日期的推测大致不差。资料之二是丁未年第22期《时事画报》所刊赖亦陶所写《本报出版第二周岁感事文》一文。该文本身并未写明《时事画报》究竟创刊于乙巳年八月的哪一天,但刊登该文的这一期《时事画报》在封面上标明出版日期是丁未年的八月二十五日,同笔者推测《时事画报》创刊号出版日期大约为八月二十五日,也许是个巧合。但是,恐怕也很难肯定仅仅是个巧合,而是很可能表明《时事画报》大约正创刊于乙巳年的八月二十五日。

总之,《时事画报》创刊的时间大约在乙巳年的八月二十五日前后,很可能就是八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正是公历的1905年9月23日。

二、《时事画报》在香港

《时事画报》创刊之后,过了若干时日,因故停刊;不久之后,又在香港复刊。关于其停刊和复刊的时间,向来有不同的说法。究竟哪种说法正确,或是否均不正确?为弄清这个问题,兹先将几种不同说法列举如下:

第一种说法:创刊后一年停刊,己酉年秋在香港复刊。类似的说法谓创刊后风行一时,旋以资金不继停刊。持此说法者,有冯自由、潘贤模、叶再生

等先生。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①云：

广州《时事画报》为鼓吹民族主义杂志之一，创于乙巳年，出版一年而停刊。己酉秋间，谢英伯、潘达微等以林直勉之助，重组该报于香港。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②云：

《时事画报》原在广州出版，发刊于乙巳年。……风行一时，旋以资乏停刊。

己酉年秋间，谢英伯、潘达微、何剑士、郑侶泉等得林直勉之资助，重组是报于香港，……

在《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③中，冯自由没有记载《时事画报》停刊时间，但却记载了该刊在香港复刊的时间为“己酉”年。潘贤模《鸦片战争后的香港报刊——近代中国报史初编》（第六章）^④看来是承袭冯自由的说法的，其中说：

另外是潘达微所办的《时事画报》，于1905年创刊于广州，图文并茂，风行一时，旋以资金不继停刊。1909年，得林直勉资助，在香港复刊，……

①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杜元载主编《革命文献》第66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4年6月第1版，第259～260页。

②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华侨与辛亥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16页。

③ 冯自由：《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革命逸史》第3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1版，第147页。

④ 潘贤模：《鸦片战争后的香港报刊——近代中国报史初编》（第六章），《新闻研究资料》第11辑，北京，展望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第235～256页。

除潘贤模之外,冯秋雪的《辛亥前后同盟会在港穗新闻界活动杂忆》^①、陆丹林等的《潘达微生平述略》^②等也大致承袭冯自由之说,而叶再生在不久前出版的四卷本《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③第一卷中,则仅记载其创刊和停刊时间分别为“1905、9”和“1907、冬”,既未及停刊原因,又未及复刊一事。

第二种说法:1907年冬停刊,1908年秋在香港复刊。李默和方汉奇等先生即持此说。李默《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报刊录》^④写道:

公元1905年9月(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时事画报》在广州创刊。……

《时事画报》约于光绪三十三年冬停刊。

光绪三十四年秋间,谢英伯、潘达微等以林直勉之助,重组《时事画报》,编辑有郑侶泉、何剑士等。

后来,方汉奇等先生编《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事编年》^⑤时,大约就是以李默的说法为据的。他们的《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事编年》在1905年、1907年和1908年分别系《时事画报》创刊、停刊和复刊情形如下: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① 冯秋雪:《辛亥前后同盟会在港穗新闻界活动杂忆》,《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第102页。

② 陆丹林等:《潘达微生平述略》,《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第223页。

③ 叶再生:《画报类报刊》,《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一卷第六章第二节《清末报刊一览》之十一,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937页。

④ 见《新闻研究资料》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第165~167页。

⑤ 见《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事编年》之十三、十七、十八,分别载《新闻研究资料》第21、25、26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9月、1984年5月、1984年7月第1版,分别见各辑第241、217、239页。

9月×日:《时事画报》在广州创刊。发起人高卓廷,编辑人潘达微、高剑父、何剑士、陈垣等。旬刊。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冬:广州《时事画报》停刊。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秋:广州《时事画报》在谢英伯、潘达微主持下复刊。由郑侶泉、何剑士等任编辑,……

第三种说法:创刊后过了几年,于1910年停刊,后在香港复刊。持此说者,据笔者所知,似仅彭永祥一人。他在《中国近代画报简介》^①一文中写道:

(《时事画报》)潘达微、高剑父、陈垣、何剑士编辑,一九零五年创刊于广州,至一九一零年已出至总一三一期。……

……因财力不支,至一九一零年停刊。后得林直勉资助,又在香港复刊,……

这三种说法在《时事画报》创刊年份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也是正确的。然而,在广州《时事画报》停刊及其在香港复刊的时间问题上,看法就有分歧了。据笔者就有关资料的分析来看,第二种看法和第三种看法均是完全错误的;第一种看法则半对半错,错的是同样搞错了广州《时事画报》停刊的时间,对的是所说《时事画报》在香港复刊的年份。

《时事画报》并未完整地保存下来。不过,现在还能看到的,还是比较多的。笔者所见的《时事画报》,最早的是创刊号,最晚的是庚戌年即1910

^① 彭永祥:《中国近代画报简介》,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四),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659~660页。

年的第4期。这最末一期的封面今已不存,不知其具体出版日期以及是刊物的总第几期。但庚戌年第2期的封面是保存下来了,其上标明该期出版于正月二十九日,是该刊的总第127期。如此,就可以推知,庚戌第4期当出版于二月二十日,是该刊的总第129期。又据彭永祥《中国近代画报简介》^①云,《时事画报》至1910年已出至总第131期。那么,《时事画报》庚戌年至少出至第6期,即该刊的总第131期。不仅如此,而且很有可能这一期出版后,该刊便最后停办了。这就是说,《时事画报》从创刊到最后停办,连头带尾达六个年头,故该刊庚戌年第2期所刊《本报广告》和《特别增刊大祝典》启事,分别有“本报开办以来,六载于兹”、“本年七月为本报出版六週岁之期”这样的文字。《时事画报》创刊于乙巳八月,此云七月为出版六週岁之期,当是从乙巳七月已经开始酝酿和筹办算起。但究竟是否如此,在此无关紧要,总之是连头带尾存活了六个年头无疑。

在这六个年头中,今见丙午年最后一期是第36期,出版于十二月初十日;丁未年最后一期是第33期,出版于十二月十五日;戊申年最后一期是第30期,出版于十二月十五日。总之,这三年是连续出版至最后的^②,今见乙巳年最后一期,是第6期,出版时间不详。从第3期出版于九月二十日来看,这一期当出版于十月二十日,显然并非乙巳最后一期。那么,乙巳年《时事画报》最后一期应是第几期呢?按,戊申年第3期,封面标明系总第80期。那么,戊申年第1期当为总第78期。这就是说,丁未年最后一期应是总第77期。如上所述,丙午年共出36期,丁未年共出33期,丙午、丁未两年共出69期。据此算来乙巳年应出9期。如果第6期出版于十月二十日,则这最后的第9期应出版于十一月二十日。不过,乙巳年的情况如何,对笔者所要讨论的问题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丙午、丁未和戊申这三年,《时事画报》是连续出版并出版至各年年末的。不仅如此,从创刊号起,《时事

① 彭永祥:《中国近代画报简介》,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四),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659~660页。

② 《时事画报》丁未年第33期刊有《阅报诸君鉴》,内云:“现值岁暮,各美术家均欲小憩。是年由三十三期停派,明年再加改良,准正月二十日出版。想诸君届时必以先睹为快也!”丁未第33期出版于十二月十五日。由此看来,《时事画报》每年大约均在十二月十五左右出版最后一期。丙午年第36期出版于十二月初十日,看来也当是最后一期。

画报》的总代理处一直在广州 18 甫 69 号门牌 2 楼,到戊申年的最后都未变动。这就是说,乙巳年创刊之后,丙午、丁未和戊申 3 年中,均未发生停刊以及在香港复刊的情形。

然而,到了己酉年,却不是这样。这一年的第 1 期是二月初十日出版的,系《时事画报》总第 108 期。这一年的第 8 期,是五月初一日即 1909 年 6 月 18 日出版的,系《时事画报》总第 115 期。从第 1 期到第 8 期,仍如前几年一样照常连续出版,总发行所即前面所说总代理处也仍然是广州 18 甫 69 号。第 9 期到第 14 期,现在大约已经无存,不知情况如何。但至迟到了第 15 期即总第 122 期,却出现了几个情况。首先是,这一期标出了总发行及总编辑人姓名,而该人姓名成了“谢英伯”三字。其次是,这一期出现了《迁舖》和《阅报及代理诸君注意》等启事,分别云“本报已迁往(香港)文武庙直街一百二十七号”、“本港阅报诸君则按址飭件送到”等;到了第 16 期即总第 123 期,则还非常清楚地标明编辑及总发行所是香港荷李活道 127 号。另外,从第 8 期到第 15 期,中间约有近两个月未曾出刊。因为,第 8 期出版于五月初一日,第 15 期出版于八月三十日;《时事画报》既是旬刊,那么从五月初一日到八月三十日期间,照例应出 11 期,而按照现在刊物的期号来看,却只有从第 9 期到第 14 期总共六期,少了五期。己酉年第 8 期到第 15 期中间出现的这些情况,应当怎样解释方为合理呢?看来,除用从第 8 期出版后、第 15 期出版前广州《时事画报》曾短时期停刊、然后又在香港复刊加以解释外,是再无更可以说服人的解释了。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广州《时事画报》的停刊和在香港复刊,时间都在己酉年即 1909 年。不仅如此,而且己酉年的第 15 期,很可能就是在香港复刊后的第 1 期,这从该期特地标明总发行人及总编辑人是谢英伯以及特地刊出《迁舖》和《阅报及代理诸君注意》等启事、直到紧接着的第 16 期才清楚地标明编辑及总发行所是香港荷李活道 127 号等情形,完全可以想见。如果这一推测无误,那么也就可以进一步确定,《时事画报》在香港复刊的时间就是第 15 期出版的日子,即己酉年八月三十日,这一天是公历的 1909 年 10 月 13 日。冯自由等说广州《时事画报》创刊一年即停刊以及另外一些专家学者说该刊 1907 年或 1910 年停刊都是不对的,但冯自由等说

《时事画报》己酉年秋在香港复刊却是说对了的。

至于在香港复刊后的《时事画报》，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大约总共出了十期，或更妥当地说大约至少出了十期。同时，自己酉年九月十九日出了该年的第18期即在香港复刊后的第4期以后，到年底之前并未继续出版；一直到庚戌年的正月二十日（1910年3月1日），才继续出版。从己酉年第18期为总第125期、庚戌年第1期即正月二十日出版的一期为总第126期，可以明白地看到这一点。看来，在香港复刊以后，编辑和出版进行得并不很顺利，因而不仅中间有中断，而且为时不久也就不得不最后停刊了。

三、黄世仲：《时事画报》的“本社撰述员”

《时事画报》在政治上属于晚清民主革命派刊物。创办人潘达微、高剑父以及后来在香港继续编辑出版该刊的谢英伯等人，都是当时的民主革命派人物。虽然创刊号所刊《本报约章》标示宗旨是“开通群智，振发精神”、“所有纪事著论，全主平和”，似乎民主革命派的倾向不那么鲜明，但整个刊物所载图画、文字，却都具有很明显的民主革命派倾向。冯自由在《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①、《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②、《华侨革命开国史》^③等中将其作为民主革命性质的刊物加以记述，后来的许多研究者如李默、彭永祥等指出其为民主革命派刊物，都是完全正确的。正由于此，作为晚清港穗地区民主革命派实际工作者、宣传家和小说家的黄世仲，与之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那么，黄世仲和《时事画报》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黄世仲和《时事画报》的创办者如潘达微、谢英伯等，看来是交往颇多

① 冯自由：《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革命逸史》第3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1版，第136～156页。

②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杜元载主编《革命文献》第66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4年6月第1版，第251～261页。

③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华侨与辛亥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1～92页。

的朋友和同志。潘达微是1908年参加同盟会的,谢英伯也于同年加入同盟会。他们加盟前就是进步人士;加盟之后,均进行了许多革命活动,前者曾和《时事画报》的又一创办人高剑父共同建立实为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的守真阁,后者后来还是《中国日报》的记者和第三任社长,并兼任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在他们加入同盟会的前后,黄世仲正好先后担任同盟会香港分会的交际员和庶务员,因而可以想见他们之间关系当是密切的。当然,这种密切的关系,还不能说明黄世仲和《时事画报》也一定关系密切。然而,有一条资料,却可以说明这一点,这条资料就是《时事画报》所刊黄世仲小说《党人碑》连载广告。

《时事画报》丁未年第21期在刊出《本社小说廿载繁华梦全书出版预告》的同时,刊有《又有新小说出世名党人碑》这样一则广告,其文云:

迹者党祸多且烈矣。是书内容,历叙十数年来中国近事及党人起伏之情状,一一写出,祇作叙事,不加论断。是书于社会有绝大关系,不可不快睹也!著者即本社撰述员黄君小配,前著《廿载繁华梦》一书,其笔墨价值,久已有目共赏,今此书实后来居上。以著者透观近事十余年,积胸已久,然后下笔成文,其资料丰富,布局奇妙,及笔墨精当,自不待言。阅者各手一篇,当不以斯言为夸大也。

时事画报谨启

这则广告,在此后几期中还曾一再刊出。其中“著者即本社撰述员黄君小配”一语,清楚无误地告诉人们,黄世仲是《时事画报》的撰述员。这就不仅表明黄世仲和《时事画报》有一定关系,而且表明《时事画报》实际上也是把黄世仲当成自己的一员的。事实上,黄世仲和《时事画报》的关系,并非一般的投稿者与用稿者之间的关系,而至少是长期为《时事画报》提供小说类稿件的一位重要撰述员。这从《时事画报》长期连载黄世仲的小说《廿载繁华梦》和《党人碑》就可以看出来。

四、从小说连载看黄世仲和《时事画报》

《廿载繁华梦》在《时事画报》连载,终止于丁未年九月二十五日(1907年10月31日)出版的第26期,这一期的出版时间是十月初五日。但是,开始于什么时候呢?开始于乙巳年当是没有问题的,但开始于这一年的第几期,实在还是个问题。今存乙巳年的最后一期是第6期,这一期并无《廿载繁华梦》。这一年的第7期、第8期和第9期,现在已找不到,因而不知究竟从这3期的哪一期开始刊载。不过,今存之丙午年第4期是刊有《廿载繁华梦》的,所刊系第六回。那么,在此之前,《廿载繁华梦》当已刊出过五回。从今所见《时事画报》刊载《廿载繁华梦》的情形来看,该刊大致上是每期刊载一回。据此推算,则《廿载繁华梦》当是从乙巳年的第8期开始刊载的。每期一回,到丙午年的第4期,正好是第六回。乙巳年的第8期出版于何时,现在不能确知,但从乙巳年第3期出版于九月二十日来看,可能出版于十一月十日。事实上,《廿载繁华梦》主要是写周庸祐的,而周庸祐影射的其实是周东生。周东生被岑春煊查抄一事,发生于乙巳年九月初七日。《时事画报》对此曾有报道。查《时事画报》乙巳年第3期的《旬日要事记》中,有文字稿《周东生一梦》;乙巳年第4期《旬日要事记》中有文字稿《周东生事汇纪》;乙巳年第5期《旬日要事记》中有文字稿《周荣曜革职查抄矣》,图画中有《查抄纪图》和《不忘故主》两幅。现在自然不知道黄世仲以《廿载繁华梦》名书,是否同乙巳年第3期中的《周东生一梦》这个篇名有关,但从事发之乙巳年九月初七日(1905年10月5日)到乙巳年第8期《时事画报》出版的十一月十日(1905年12月6日),中间有两个多月时间。这段时间对于黄世仲酝酿和开始创作《廿载繁华梦》来说,是既必要、又足够的。这就是说,从第8期开始,作家边写边送出发表,是完全可能的。而从此时起一直到丁未年的第26期,总共连载了64期,时间前后延续了近两年时间。不仅如此,而且从将要刊载完毕的丁未年第21期到第25期,反复地刊出《本社小说廿载繁华梦全书出版》广告;第26期刊出《廿载繁华梦》定期“本